察智与人生

目录

察智与人生序
得情卷九
369、唐朝某御史 370、张楚金
371、崔思竞 372、边郎中
373、李崇 374、欧阳晔
375、尹见心 376、王佐
377、殷云霁 378、周纡
379、高子业 380、程戡
381、张举 382、陈骐
383、范椁 384、杨评事
385、杨茂清 386、郑洛书
387、许进　姚公　张昺 388、袁滋
389、李德裕 390、程颢
391、李若谷 392、吕陶
393、裴子云　赵和 394、何武　张咏
395、某巡官 396、张齐贤
397、王罕 398、韩亿
399、于文傅 400、程颢
401、黄霸　李崇 402、宣彦昭　范郃
403、安重荣　韩彦古 404、孙宝
405、李惠　游显沿 406、傅琰
407、孙亮 408、乐蒨
409、李耆寿 410、韩绍宗
诘奸卷十
411、赵广汉 412、周忱
413、陈霁岩 414、张敞　虞诩
415、王世贞 416、王璲　王守仁
417、苏涣 418、范椁
419、总辖 420、董行成
421、张小舍 422、苏无名
423、陈懋仁 424、某京师指挥
425、耿叔台 426、张鷟
427、李复亨 428、向敏中
429、钱藻 430、吉安某老吏
431、周新 432、吴复
433、王洧 434、高潜　杨津
435、柳庆 436、刘宰
437、陈襄 438、胡汲仲
439、杨武 440、王恺
441、李亨 442、包拯
443、秦桧　慕容彦超 444、子产　严遵
445、元绛 446、张升
447、陆云 448、蒋恒
449、杨逢春 450、马光祖
451、苻融 452、王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53、范纯仁 454、刘宗龟
455、某郡从事 456、徽州富商
457、临海令 458、王安礼
459、李杰　包恢 460、汪旦　黄绂
461、鲁永清 462、张骆
463、慕容彦超 464、韩琦
465、江点

察智与人生序

【原文】

冯子曰：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属于至圣。”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为用，神矣广矣。善于相人者，犹能以鉴貌辨色，察人之富贵寿贫贱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则人之忠倭贤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诘奸”，即以此为照人之镜而已。

冯子曰：语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以圣人贵夜行，游乎人之所不知也。虽然，人知实难，己知何害？目中无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踬乎？子舆赞舜，明察并举，盖非明不能察，非察不显明；譬之大照当空，容光自领，岂无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渊鱼者避之矣。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夫是之谓精察。

【译文】

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

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

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因此，本部分为“得情”和“诘奸”两卷，便可以用来做为照见人心的明镜。

有句话说：“看见深渊里的鱼是最大的不吉祥。”所以古来的圣人往往深藏智慧，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洞见明察。

然而，却不可以因此说明察的智慧是无用而危险的，而是必须加以善用，尤其是经国务世的大事，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得情卷九

【原文】

口变缁素，权移马鹿；山鬼昼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狱；唯参与由，吾是私淑。集“得情”。

【译文】

有口才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权势的人，能够指着鹿却说是马；但在有才智的人眼中，只要只字片语就能察出实情。

369、唐朝某御史

【原文】

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诬罔，［边批：此御史恨失其名。］请与告事者偕。行数驿，诈称失去原状，惊惧异常，鞭挞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与原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译文】

李靖任岐州刺史时，有人告他谋反。唐高祖李渊命令一位御史来审判。御史知道李靖是被诬告的，就请求和原告同行。走过几个驿站后，御史假装原状丢了，非常恐惧，鞭打随行的官吏，于是请求原告

再另外写一张状子，然后拿来和原状比对，内容果然大不相同。当天就回京师报告结果，唐高祖大惊，而原告则因诬告而被判死罪。

370、张楚金

【原文】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懑，仰卧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译文】

唐朝湖州佐使江琛，将刺史裴光的信，割取信中的文字，组合成文，诈称裴光与徐敬业谋反而提出告诉。

武则天 1 唐高宗的皇后（名曌，高宗崩殂之后，称帝，国号周）派御史去推断，都回复说“信是裴光的笔迹，词句却不是裴光的文词。”前后派三个人都不能决断。

武则天命令张楚金再去调查，还是查不出实情。张楚金非常忧虑烦闷，仰卧在西窗下，日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于是拿出信对着阳光看，才看出信都是修剪缀补而成的。因而把州官一起请来，要一瓮水，命令江琛把信投入水中，信纸果然一字一字地散开，江琛才叩头认罪。

371、崔思竟

【原文】

崔思竟，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竟访妾。思竟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竟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边批：便非端士。]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竟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冯评]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

【译文】

武则天时，有人告崔思竟的堂兄崔宣谋反，当时交付御史张竹岌审判。原告先引诱崔宣的姨太太，把她藏匿起来，反而说崔宣因为小老婆要举发他的阴谋而杀害她，尸体投入洛水。张行岌审判没有结果。

武则天很生气，命令他重新再审，回复依旧。武则天大怒，说：“崔宣如果真的杀死姨太太，谋反的实情自然明显，没有找到他的姨太太，怎么使案情明朗呢？”

张行岌害怕，逼着崔思竟去找。崔思竟在中桥南北张贴，悬赏藏匿崔宣姨太太的人，好多天都没有结果。而崔宣家每天私下讨论的事，原告往往知道。崔思竟猜想家中一定有内奸，就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准备二百匹绢，我要去雇刺客杀原告。”然后在清晨埋伏于门前高台。

崔宣家有个寄宿的客人，姓舒，婺州人，为崔宣家服役，崔宣待他如同子弟。不久，崔思竟看见这个人走到门前，贿赂看门的人去通报原告。崔思竟一路跟踪到原告家，听见原告说：“崔家要刺杀我。”

崔思竟拉着舒姓客人至天津桥，在桥上大骂道：“无赖阴险的家伙，崔家要是被抄家，也一定拉你作同谋，你哪有办法洗清罪过？你最好交出崔家的姨太太，我可以送你五百匹缣，回乡去足以建立百年的事业，不然一定杀了你。”

舒姓客人后悔谢罪，就带领崔思竟去原告家，搜出崔宣的姨太太，崔宣因而无罪。

［冯评译文］

一个寄宿的客人尚且如此，那些有三千食客的人怎么办呢？虽然鸡鸣狗盗，在适当的时机可能有用，但都不是甘心效劳的人，所以鉴别人才要以廉耻为重。

372、边邮中

【原文】

开封屠子胡妇，行素不洁，夫及舅姑日加笞骂。一日，出汲不归，胡诉之官。适安业坊申有妇尸在窘井中者，官司召胡认之，曰：“吾妇一足无小指，此尸指全，非也。”妇父素恨胡，乃抚尸哭曰：“此吾女也！久失爱于舅姑，是必挞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时天暑，经二三日，尸已溃，有司权瘗城下，下胡狱，不胜掠治，遂诬服。宋法，岁遣使审覆诸路刑狱，是岁，刑部郎中边某，一视成案，即知冤滥，曰：“是妇必不死！”宣抚使安文玉执不肯改，乃令人遍阅城门所揭诸人捕亡文字，中有贾胡逃婢一人，其物色与尸同，所寓正窘井处也。贾胡已他适矣。于是使人监故瘗尸者，令起原尸，瘗者出曹门，涉河东岸，指一新冢曰：“此是也。”发之，乃一男子尸，边曰：“埋时盛夏，河水方涨，此辈病涉，弃尸水中矣，男子以青须巾总发，必江淮新子无疑。”讯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犹以未获逃妇，不肯释。会开封故吏除洺州，一仆于逆妓中得胡氏妇，问之，乃出汲时淫奔于人，转娼家，其事乃白。

【译文】

开封胡姓屠夫的妻子，向来不守贞洁，丈夫及公婆天天打她骂她。有一天，她出去汲水后就没有回家，胡家就到官府告诉。刚好安业坊中有一具妇尸在废井中，官府便召胡屠夫去认尸，胡屠夫说：“我的妻子有一脚没有小指，这具尸体脚趾齐全，不是我的妻子。”

胡妻的父亲向来恨胡屠夫，就抚着尸体说：“这是我的女儿，久失公婆的宠爱，一定是被打死后投入井中以逃罪。”

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三天后，尸体已经溃烂，官府派人把它埋在城下，将胡姓屠夫关进监狱.胡某受不了刑求，于是认罪，成为冤狱.

宋朝法律规定，每年都要派特使复审各路的刑案.这一年，刑部郎中边某一看到这个案子，立即知道是冤狱，他说：“这个妇人一定没死.”宣抚使安文玉坚持不肯改判，于是边郎中派人去查看城门所贴的寻人启事，其中有一则是外国商人寻找逃婢一人，所说的特征和尸体相同，而住所也正在废井附近，但是那名外国商人已经搬走了。

边郎中于是派人去找埋尸的人，命令他挖出原来的尸体，埋尸者走出曹门，涉水渡河到东岸，指着一个新坟说：“这个就是了。”

挖开一看，却是一具男尸。边郎中说：“埋尸的时候是夏天，河水上涨，这些人怕涉水，就把尸体丢弃水中，用青巾整束头发的男子，一定是江淮间的新胡虏。”一问，果然如此。

安文玉这时已经知道胡姓屠夫是冤枉的，但因为没有找到逃妇，还是不肯释放犯人。正逢前任开封官吏调到洛州，一个仆人在狎妓时看到屠夫的妻子胡氏，问她，说是出去汲水时和人私奔，转到妓院，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373、李崇

【原文】

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辩。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诬服。狱将决，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相重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边批：说得活似。]是故相造，君欲见顾几何？当放令弟，若其不信，可现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引伏，因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

【译文】

定州有两兄弟解庆宾、解思安，一同犯罪被判刑流放扬州，弟弟解思安中途逃亡，解庆宾怕被追究责任，竟认城外的死尸，诈称是弟弟为人杀害，迎回安葬，死尸的模样很像解思安，见到的人都无法分辨。

此外，哥哥解庆宾又说女巫杨氏亲眼见到解思安变成鬼，告诉她被害的痛苦，受饥渴的情形，解庆宾又假装怀疑同军的苏显甫、李盖是凶手，向州官提出告诉。苏、李两人因受不了拷打而认罪。

案情将作判决时，李崇怀疑而不作判决，秘密派遣两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假装从外地来，拜访解庆宾说：“我们从北方来。当时有一个人，经过我们寄宿处，夜里一起谈话，我们看他神情有异，便质问他，他说是流放的逃兵，姓解名思安，当时我们想把他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说他有个哥哥庆宾，现在住在扬州相国城内，嫂嫂姓徐，希望我们同情他，替他来向你报告，以洗清他的委屈。他说你听到后，一

定重重地报答我们，现在他自愿当人质，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再送官府不晚。你照顾我们一些，就释放令弟；如果不信，可以跟我们去看他。”

解庆宾怅然失色，求他们稍作停留。两人就把实情报告李崇，带着解庆宾来盘问，解庆宾伏首认罪，又询问李盖等人，都说是受不了逼供而认罪。天之后，解思安也被缚绑送到，李崇找女巫杨氏来，鞭打她一百杖。

374、欧阳晔

【原文】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出其桎梏而饮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验也！”囚涕泣服罪。

【译文】

宋朝人欧阳晔（字日华）治理鄂州政事时，有州民为争船互殴而死，案子悬了很久没有判决。欧阳晔亲自到监狱，把囚犯带出来，让他们坐在大厅中，除去他们的手铐与脚镣，给他们吃完食物，善加慰问后再送回监狱，只留一个人在大厅上，这个人显得很惶恐不安。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这个人不承认，欧阳晔说：“我观察饮食的人都使用右手，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边胸部，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这个人才哭着认罪。

375、尹见心

【原文】

民有利侄之富者，醉而拉杀之于家。其长男与妻相恶，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斩妇首，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时知县尹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闻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曰：“妇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数岁。”见心曰：“汝且寄狱，俟旦鞫之。”别发一票，速取某女来，女至，则携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细问，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译文】

有个人贪得侄儿的财富，趁侄儿喝醉酒时将他杀死。他的长子与媳妇不睦，想假装自己的太太与那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通奸，就趁机拿着刀子进入卧室，斩下妻子的首级，连同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的首级去报告官府。

当时的知县尹见心正在二十里外迎接上司，听到报告时已半夜三更。尹见心在灯下观察首级，一个皮肉已经上缩，一个没有，于是问报案的长子说：“这两个人是同时杀的吗？”

回答说：“是的。”

尹见心问：“你和你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才几岁。”

尹见心说：“你暂且留在监狱，等天亮以后再查办。”

尹见心立即派人将他的女儿带来，女孩来到后带入衙门，尹见心给她糖果吃，很和善而详细地问她，才了解实情，父子只好伏首认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76、王佐

【原文】

王佐守平江，政声第一，尤长听讼。小民告捕进士郑安国酒。佐问之，郑曰：“非不知冒刑宪，老母饮药，必酒之无灰者。”佐怜其孝，放去，复问：“酒藏床脚笈中，告者何以知之，岂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对，追至前得与民奸状，皆仗脊遣，闻者称快。

【译文】

王佐任平江太守时，在政坛上声望很高，最擅长审判诉讼案件。

有一个百姓报告说捉到进士郑安国造酒。

王佐问郑安国，郑安国说：“不是故意冒犯法令，只是老母吃药必须清酒。”

王佐同情郑安国的孝心，就放他走，但是又问他：“酒藏在床脚的箱子里，告你的人怎么会知道，难道有人在你家出入？还是有奴婢出入呢？”

郑安国回答有小奴婢进去。

追究结果，查到小奴婢与原告狼狈为奸，于是将两人处以杖刑，听到的人都叫好。

377、殷云霁

【原文】

正德中，殷云霁（字近夫）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系素仇，众谓不诬。

云霁曰：“此嫁贼以缓治也。”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何杀铠？”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侯之，利其赀，故杀之耳。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殷云霁（寿张人，字近夫）任清江知县。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边廊下，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有一封匿名信，说：“杀死朱铠的是某人。”

某人和朱铠有旧仇，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他。

殷云霁说：“这是真凶嫁祸他人，要误导我们的调查。朱铠左邻右舍谁和他亲近？”

都回答说：“姚姓属吏。”

殷云霁就将所有属吏聚集于公堂说：“我需要一个字写得好的人，各呈上你们的字。”

属吏之中，姚明的字最像匿名信的笔迹，殷云霁就问他：“为什么杀朱铠？”

姚明大惊，只好招认说：“朱铠将到苏州做生意，我因贪图他的财物，所以杀他。”

378、周纡

【原文】

周纡为召陵侯相。廷掾惮纡严明，欲损其威。侵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纡闻辄往，至死人边，若与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夕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乃收

廷掾，拷问具服，后人莫敢欺者。

【译文】

周纡任召陵侯家相时，廷掾怕周纡严明，想挫他的威严，就在清晨时把一个死人斩断手足，放在寺门。

周纡知道后立即前往，走到死人身边，好像和死人讲话，暗地观察死人，结果在口眼处发现稻芒。就秘密问守门人说：“昨晚有谁载干草入城的？”

守门人说：“只有廷掾。”

周纡就收押廷掾拷问，廷掾只好认罪。

从此没有人敢再欺骗周纡。

379、高子业

【原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守，有诸生江槔与邻人争宅址。将哄，阴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图诬邻人。邻人知，不敢哄，全畀以宅，槔埋尸室中。数年，槔兄千户楫枉杀其妻，槔嗾妻家讼楫，并诬楫杀孜事，楫拷死，无后，与弟槃重袭楫职。讼上监司台，付子业再鞫。业问槔以孜等尸所在，槔对曰：“楫杀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杀孜？”槔愕然，对曰：“为槔争宅址。”曰：“尔与同宅居乎？”对曰：“异居。”曰：“为尔争宅址，杀人埋尸己室，有斯理乎？”问吏曰：“搜尸槔室否？”对曰：“未也。”乃命搜槔室，掘地得二尸于槔居所，刃迹宛然，槔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狱，一旦得雪。”

州豪吴世杰诬族人吴世江奸盗，拷掠死二十余命，世江更数冬不

死。子业覆狱牍，问曰：“盗赃布裙一，谷数斛。世江有田若庐，富而行劫，何也。”世杰曰：“贼饵色。”即呼奸妇问之曰：“盗奸若何？”对曰：“奸也。”“何时？”曰：“夜。”曰：“夜奸何得识贼名？”对曰：“世杰教我贼名。”世杰遂伏诬杀人罪。

【译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太守时，有秀才江槔和邻人争夺住屋，几乎发生殴斗。江槔暗中杀死族人江孜等两人，把尸体藏匿起来，准备诬害邻人。邻人知情因而不敢和他殴斗，把住屋都给江槔，江槔就将尸体埋在房子里。

数年后，江槔的哥哥江楫误杀了妻子，江槔于是唆使江楫妻子的家人去告江楫，同时诬陷江楫杀死江孜等两人。江楫被拷打而死，没有后代，就由弟弟江盘继承职位。讼案呈上专管刑狱的监司，交付高子业再审查。

高子业问江槔，江孜等尸体在哪里，江槔说：“江楫杀死江孜后，把尸体埋在房子里，不知道确实的地点在何处。”

高子业问：“江楫为什么要杀死江孜？”

江槔慌张地回答：“为我和邻人争住屋。”

高子业问道：“你和江楫住同一幢屋子吗？”

“不住一起。”

高子业说：“他为你去争住屋，杀人后把尸体埋在自己房子里，有这种道理吗？”又问差役说：“在江槔的房子搜查过尸体没有？”

差役回答：“还没有。”

于是高子业命人搜查江槔的房子，果然在地下挖到两具尸体，刀刃砍伤的痕迹还很清楚，江槔才认罪。

州人都说：“十年的冤狱，如今才洗清。，

州中的大族吴世杰，诬害族人吴世江。世泽窃盗，逼供拷打，吴世江幸而经过数年不死。

高子业重新审查讼案的纪录，问吴世杰道：“窃盗的脏物有布裙一条、谷物数斛。吴世江有房子和田地，家境富裕，为什么要当窃贼？”

吴世杰说：“是要劫色。”

于是高子叶又叫奸妇来问道：“窃贼怎么对你？”

“强奸。”

“什么时候？”

“半夜。”

“半夜强奸，怎么知道窃贼是谁？”

“是吴世杰告诉我窃贼名字的。”

吴世杰这才承认诬告杀人罪。

380、程戡

【原文】

程戡知处州。民有积仇者。一日诸子谓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议，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属皆言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自劾治，具得本谋。

【译文】

宋朝人程戡（阳翟人，字胜之）任处州太守时，有一州民与人积仇。有一天，此人的几个儿子对他们的母亲说：“母亲年老又生病，反正活不了多久，请以母亲的生命来报仇。”

于是杀死自己的母亲，放置在仇人家门前，再向官府控告。

仇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脱罪。

程戡很怀疑，同僚都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程戡说：“杀死人而且将尸体放在自己家门前，不是很可疑吗？”于是亲自审问，把主谋全数查出来，

381、张举

【原文】

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译文】

张举任句章县令，有妻子杀死丈夫，并放火烧焯房子，假装丈夫是被火烧死的。丈夫的弟弟提出控诉。

张举就用两只猪，一只死的，一只活的，将它们放在木柴堆中焚烧。观察后发现，死猪口中无灰，而活的口中有灰。再检验该丈夫口中，发现无灰，因而讯问妻子，妻子于是认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